

红色家谱

第二集



红色家谱

第二集

新华日报社《红色家谱》编辑室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紅 色 家 譜

第 二 集

新华日报社《紅色家譜》編輯室編

*

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許可証出〇〇一號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三 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4 1/16 字數 69,000

一九六四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六四年六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0

《紅色家譜》贊

(代 序)

新华日报从一九六三年七月份开始，陆续选登了《紅色家譜》征文，深受读者欢迎。有些读者在抒写《紅色家譜》征文的读后感中，往往情不自禁地称赞《紅色家譜》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是对旧社会的控诉书，是对新社会的赞美诗。这些话道出了《紅色家譜》的内涵和特色。

什么是《紅色家譜》？《紅色家譜》就是譜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历史，革命斗争的历史。

解放前，劳动人民有着被剥削、被奴役的血泪史，有着和阶级敌人进行英勇斗争的革命史；在解放后，劳动人民更有着改造旧山河创造新世界，改变旧制度建立新生活的创业史。我们写《紅色家譜》，就在于发扬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革命思想、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把这个革命的“传家宝”接过来，传下去。让新一代永远不忘老一辈的苦难经历，珍惜革命胜利的果实，增强革命自觉性，做紅色接班人，并且使老一辈的人也能从中得到启发，起

“温故而知新”的作用。

自古以来，“家譜”大都是記載反动統治階級历史的，反动統治階級用它来維護自己的統治，欺騙劳动人民。但是，一声春雷天地动，新中国成立了，从此，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頁，反动統治階級的丑恶家譜，跟着也消声匿迹了。从此，我們革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才有权利来記錄自己的斗争经历，来续无产阶级的家譜，来续革命人民的家譜，在白紙上画最新最美的蓝图。

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家譜，与剝削阶级的家譜是根本不同的。劳动人民的家譜，不是讲什么姓氏、宗族的封建关系，俗话说：“劳动人民是一家”，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经历，把他們联系起来进行斗争。劳动人民的斗争生活是这样丰富多采，革命历史的画卷是这样宏伟壯闊，我們有責任为它大书特书，大写特写。先打开《紅色家譜》这一卷看看，你会发现其中有个共同的特色：每篇“史”都有着截然不同的两段，“一段是黃連鋪成的路，一段是蜂蜜写成的书。”它們是英勇斗争的紀实，是继续战斗的擂鼓。它告訴讀者已经做了什么，还告訴讀者怎么继续去做。

“忘記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是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們不要忘記階級压迫的痛苦，不要忘記創業的艰难，不要忘記階級斗争的历史。

新生事物的生长、发旺、欣欣向荣，一刻也离开不了斗争。任何有生命力的新事物，总是从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象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新事物更是如此。《紅色家譜》的作者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告诉读者：当我们过着幸福生活的时候，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那同黑暗势力作殊死斗争的历史，革命胜利果实是来之不易的。我们读了《紅色家譜》中这些缅怀往事、珍惜今天的文章，可以深一层地理解当前的斗争，理解斗争的获胜决非偶然。不忘过去，創造美好的未来。阶级斗争的历史、革命斗争的历史，给予我们巨大的精神力量就在这里。因为，在我们前辈们已经走过的道路上，在那一连串的苦难日子里，那样凶恶的敌人和巨大的困难都没有能阻止我们前进，现在和将来还有什么东西能阻挡我们前进呢？

革命前辈们斗争的经历告诉我们：有反抗、有斗争、有骨气，这就是出路。《逼上“梁山”》给我们上了一课：斗争，长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女民兵英雄刘虎臣同志投身革命和她成长的过程说明了这样一条真理：阶级压迫必然造成人民起来反抗和进行革命斗争，幸福从斗争中来。丹阳县一个小小的司徒村，从十五个贫农闹革命开始，经历了二十多年曲折复杂的阶级斗争，它反映了革命思想、革命力量的成长，展示了农业集体化道路灿烂的前程；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的教益和启示。我们其他公

社、生产队、工厂、学校，很多貧农、下中农，很多老工人、老艺人、老店员，也都有着自己的苦难历程和丰富生动的斗争史。从滿是血泪和斗争的时代，到今天已经取得重大胜利而阶级斗争仍然在继续进行的时代，这中间有多少值得记取的经验。这些经验，可以传给一代又一代，永志不忘。这既是当代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科书，也是千秋万代不可缺少的教科书。

温故知新，苦甜自尝，冷暖自知。《紅色家譜》的作者还从不同的遭遇和不同角度，对两个时代、两个社会作了鲜明的对比。亲身经历过伟大祖国变革的人，对于自己在旧中国那段受剥削、受压迫、受凌辱、受歧视的遭遇，在苦水里泡出来的悲惨往事，如同鞭痕在背，烙印在胸，永世难忘。他们谈解放以前，横眉怒指；谈解放以后，则眉飞色舞。这正是：不忆不知苦，不比哪知甜，知苦不忘苦，知甜更爱甜。你看“一唱雄鸡天下白”，黑暗势力一扫而光，新社会和新事物在成长壮大。从一件事一个人，从一个行业，以至一些很细微的现象上，只要稍微比一比，都可以看出两个社会的不同，都可以激励人们更加热爱新社会，更加痛恨旧社会。从《外国能造的，我們也一定会造！》可以看出新旧社会的不同，从《我这泥腿子当了研究员》，可以看出新旧社会的不同，从《狢猻王、人民教师》，可以看出新旧社会的不同。总之，例子是举也

举不完的。在生活和斗争中，年老的，重新获得了青春；年青的，得到了壮大和成长。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用革命理想武装了他们。革命理想在这些过去曾被视为“卑贱者”的身上，发出不平常的闪光。读了《饱蘸血泪的画笔》，你才会深知“枯木逢春”的含义，才会真正理解：美好的理想怎样使一个衰枯的老人重新获致青春的活力？从《“奴婢”和白衣战士》中，可以看出什么样的力量使一个人变得坚强起来，担负光荣的使命去进行出色的劳动。老艺人任淦庭说得好：“过去，我把长恨当歌；现在，我高兴的事太多了。”事情的确是这样的。这不单是他个人的感受，也不只是艺人才有这种感受，可以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过去与现在，辛酸与幸福，就是这么明显的不同！是不是这些在旧社会被踩在脚下的“卑贱者”过去“运气”不好，而今天交上了“好运”呢？不是的。而是因为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美好制度的结果。

这本书的文章，不但是手里写出来的，而且是从劳动人民心底里倾吐出来的。它那朴素中见深情的谈吐，它那绘声绘色的故事，发人深思，引起共鸣。一位读者在抒写《红色家谱》征文的读后感中，说出了这样的肺腑之言：看看过去，比比现在，我们要续《红色家谱》，当红色接班人，以实际行动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多快好省地

建設我們伟大祖国。这本书出版之际，正值祖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大举解放軍，加强革命化之时，愿本书的讀者們都能引起同样的共鳴，就是思想更加革命化，行动更加革命化。

新华日报社《紅色家譜》編輯室

一九六四年三月

目 录

絲织世家·····	蒋林生 (1)
外国能造的,我們也一定会造!·····	余祖熙 (11)
飽蘸血泪的画笔·····	任淦庭 (20)
过春节 忆“年关”·····	胡作雨 (30)
从“海外孤儿”到工程师·····	曹鎖貴 (40)
惠山泥人的青春·····	陈阿兴 (52)
“猢猻王”、人民教师·····	吳瑞霞 (62)
一个女演員的今歌昔泪·····	姚梅凤 (70)
从卖唱女到大学生·····	华 明 (82)
“奴婢”和白衣战士·····	丁士秋 (90)
商场逢春忆当年·····	朱志誠 (100)
厨师的苦辣酸甜·····	娄阿炳 (111)

絲 织 世 家

苏州振亚絲织厂成品車間 蔣林生
党支 部 书 記 兼 主 任

每当我看到我那大女孩蔣惠珍，同厂里的姑娘們一起，在瑰丽多采的綢緞织机間，象穿花蝴蝶般轻捷地来回操作时，我心里便象吃了蜜一样感到甜滋滋的，深深地为年青一代愉快的劳动、幸福的生活而高兴。

可是，在解放前，我曾经发誓，将来孩子长大了，不论做哪一行，也不让她学絲织这手艺。为什么解放前打定主意不让她做絲织手艺，而解放后又会为她做这手艺而感到高兴、感到幸福呢？这里面有这么一段緣由：

“人进机房 牛落磨房”

我的老家在吳县唯亭戈巷。这个村子有三百多戶人家，都是靠织綢为生的。我家从我祖父起，就做织綢这手艺。那时，在絲织行业里，有所謂“大叔”、“二叔”、“三叔”三种人。“大叔”是在城里开絲帐房的大商人；“二叔”是接受帐房加工代织、開設机房的老板；“三叔”就是赤手空

拳靠劳动吃饭的织绸工人。我祖父做了一辈子的“三叔”，头顶人家瓦，脚踏人家地，家里穷得连老鼠也搬了家，他很早就积劳成疾而怨恨去世了。我父亲蒋银泉，有一手出色的手艺，既能织素织物，又能用七八把梭子、七八色緯线，织采色花緞。他织出来的綢緞，老板送到苏州“大叔”那里，只要说是“蒋银泉织的”，验货的人连货也不要看，就收下了。我母亲也有付好手艺，既会捧花，又会掉絲。两个人起早摸黑替老板干活，但是，挣来的钱，养不活儿女，不得不先后把我兄弟姊妹，送人的送人，当童工的当童工。我就是在九岁的时候，被送到唯亭一家机房当学徒的。

那时，我们絲织工人有句俗话，叫“人进机房，牛落磨房”，絲织工人的生活就和牛馬一样。特别是当学徒，那更是苦水里头泡苦瓜。一进厂門，先要立下“关书”，白紙黑字写明：帮三年，学三年。六年当中工資不給分文，如果中途离厂，还要追回飯钱。当徒工的，每天天不亮就要起身，晚上要做到十一二点钟，行动稍微慢了点，老板、工头拾起织机上的坐板、梭子兜头劈脸打来。我好不容易熬到第六年。就在这年冬天，大雪纷飞，我身上穿的单薄，受冻挨饿，病倒了。过了几天，一位老师傅跑来告诉我：

“老板准备另外找人。”我早就料到有这一着，资本家每每看到徒工快滿师了，要給工資，不合算，就鸡蛋里头挑骨头，找个岔子把老徒工辞歇掉，另找新徒工。我越想越

气，挣扎着起来，想去和老板评理，但只觉眼前金星直冒，一个跌冲，便昏倒在床上了。

“刚出虎口 又进狼窝”

狠心的“二叔”把我解雇后，父亲又托人把我送到苏州一家綢厂，学开电力织綢机。我在这家厂里学了三年，满师了；可是，老板又要我做三百丈絲綢，作为“謝师礼”，只給一半工資。我说：“这三百丈謝师礼，关书上沒有写，再说，我是带技术进厂的艺徒，不能和一般学徒比。”誰知老板根本不讲理，说这是他的厂规。我就是不服这口气，一脚跑了出来。

那时，我的父母亲都失业在家。我在苏州找不到工作，便流浪到上海。我想，自己学了九年手艺，单身一人，总不至于混不过去。誰知“东山老虎要吃人，西山老虎也要吃人”。上海天德綢厂的老板看机器陈旧，经常坏机停台，捞不到多少钱，便想出了一条鬼主意，硬要我們工人做“包机生活”，由厂里給原料，工人拿計件工資，每天向老板交租机費和房金。有时一連几天坏机停台，还要照常出租費。几个月下来，我們工人的衣裳都进了典当鋪，一个个被刮得叫苦連天。眼看再干下去，就要餓死在上海，我只好卖了行李做盘纏，回到了苏州。

刚出虎口，又进狼窝。上海老板用的是“一刀砍”，

苏州老板使的是“千刀割”。资本家总是用许多办法来剥削工人。比如，我们拿的是计件工资，按尺计钱，老板在量绸缎时，手指就往尺梢招出许多，这叫“摘尺”。他们还私造了一种比标准尺长一寸多的“海尺”，用海尺来量绸。后来把码改为公尺，这明明白白是公尺比码尺长五寸；可是，每公尺绸，老板还是按一码绸的工资计算。就这样明抢暗偷，一天的工资就要被刮去近两成。此外，资本家还动不动要罚我们工人的工资。有一次，我在一家姓陈的绸厂织“锦地绸”，绸面上出了一个疵点。一个疵点请人修理一下，也不过几分钱，可是，资本家却罚了我五角。就这样七折八扣，那个月的工资，几乎被罚去一半。有些弟兄，往往被罚得整天甚至整月为资本家“义务”劳动。当时在丝织工人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倒贴工钹自吃饭，进出门槛滚鸭蛋（工作没保障），一世做得腰背弯，到老还要困门板。它道出了丝织工人的辛酸遭遇。

一分钱工资的斗争

在姓陈的一家绸厂蹲不下去了，就跑到苏州延龄绸厂做工。这家厂的老板是出名的老刮皮。别的不说，单是我们生产的一种“延龄呢”，规格明明和其他厂生产的“大伟呢”一模一样，可是，每公尺工钱就要比“大伟呢”少一分钱，每个人每天就要被他刮去一角钱。我们当然不依，

要求和大伟呢工价平头。誰知增加一分钱，等于抽資本家一滴血。增加工資的要求被拒絕了，我們決定罷工。

我們工人穷虽穷，可最有义气。在罢工期間，大家挑酒酿担，卖五香豆掙来的钱，三一三十一，十二个弟兄平均分。其他厂的弟兄們也都节衣縮食，省下钱来支援我們。我們斗争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冬去春来，黃霉季节快要到了。老刮皮看到机上的经絲受了潮，怕霉烂掉，便偷偷地另找了几个人，在夜里干活。这事被我們知道了，决定警告警告他。一天深夜，車間里正灯火大亮、机声隆隆，我和几个弟兄跑到厂門口，拾起砖头，乒乒乓乓，把玻璃窗砸得粉碎，車間里顿时灯熄机停了。

第二天，老刮皮报告了敌伪警察局，把我們的组长华根和抓了去，关在牢里。这时，老刮皮又施出詭計，假惺惺地差了个狗腿子，帶了魚肉去看望华根和，想軟化他。老华一看，心里光火，拿起飯碗就朝狗腿子砸去，罵道：

“誰要你鬼讨好，我就是饿死在牢里，也不吃老刮皮的东西！”當我們派人給老华送点心时，他笑着说：“你們不要着急，我才心定呢！这出‘捉放曹’的戏就要他們演給我看。”

老刮皮串通警察局逮捕工人，原想抖抖威风，好让他的厂大模大样地开下去，誰知麻雀吃薯糠——一场空欢喜。



老华在监牢里坚持说理斗争，全市丝织业工人也起来向警察局提出抗议。警察局怕事情闹大，只好释放了华根和。特别使老刮皮头疼的，是那些原来给他做夜活的工人，经过我们的教育，也不肯再替他干活了。他找不到工人做活，一停就是一年零两个月，机子上都生满了黄橙橙的铁锈。到这时，老刮皮只好低头认输，答应增加工资。一分钱工资的斗争就这样胜利结束了。

一分钱工资的斗争虽然胜利了，但是，压在我们头上

的三座大山，和資本家的种种压榨，还是使我們透不过气来。那时，日本帝国主义的印花人造絲织物，在国际和我国国内市场大量傾銷，挤掉了中国絲綢的銷路。特别是在敌伪統治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摧残中国絲织业，大量砍伐江南一带的桑树，养蚕的少了，生絲原料大減，綢厂紛紛关闭。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統治时期，物价跑风，絲织业在涨风中更是风雨飄搖，走上了穷途末路。到解放前夕，苏州开动的机台数不过六百台，絲织工人只有一千五百多名，产量和品种更是少得可怜了。我們工人都过着“五荒六閑，七死八活”的生活（解放前，絲织业每逢夏历五、六月銷路呆滯时，老板停机关厂，要到八月才复工）。我妻子也是絲綢工人，长期失业在家。吃过黄連才知道黄連苦，干过絲织这一行，才知道这一行是啥味道。那时我常对妻子说：“将来孩子长大了，决不让她做这一行！”

万紫千紅喜迎春

平地一声雷，苏州解放了，云散天青，劳动人民见了太阳，絲织业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有了很大的发展。就拿我們振亚絲织厂来说，解放前惨淡经营了三十多年，织机不过七十多台，花色品种不过五六个。可是解放后，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实际开动机台数四百多台、二千多个职工的工厂，生产出二十多个花色品种。其中有花团錦簇的织